

FEIWANG
CHUANGAI

匪王傳奇

一副真人皮缝制的马灯，一个命运多舛的铁匠女儿

土匪王的奇情怪爱血色展现……
抗日烽火硝烟中的土匪传奇！

徐大群
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FEIWANG

CHUANG

非王傳奇

徐少輝
◎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匪王传奇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
ISBN 978-7-5113-2968-4

I. ①匪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8495 号

●匪王传奇

著 者 / 徐大辉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孙晓钧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5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968-4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序 言

一首马贼歌谣记述了三江地区土匪的猖獗：

平东洋大蓝字，
压五省遮天蔓。
黑八爷半座山，
天南星闹得欢。

歌谣中提到六位匪首，平东洋、大蓝字、压五省、遮天蔓、黑八爷、天南星，他们一色胡子大柜，也可称为匪王。刀尖马背上行走的生命，各有独特的传奇故事……在我的另一本书的“后记”中，对东北土匪做了初步介绍——

“胡子”这个以其恐怖与罪恶，被喊打与被唾骂的称谓或阶层，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，留给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、遥远的、陌生的。阶级的评价多少掩盖了道德的评判。给“胡子”定性支离破碎、偏颇、不完整和贪婪、凶残、打家劫舍。目睹者口传后人的多数是超乎常理的杀杀砍砍抢抢夺夺的血腥故事；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“胡子”，常常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：有民族变节沦为日本汉奸走狗的；有死心塌地成为国民党的帮凶的；有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的。在关东这块蛮荒、肥腴、丰腴一样的土地上，在第一、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色天空的映衬下，把“胡子”的命运概括为这三种结局显然是客观、公正、实际的。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忽视：“胡子”就是“胡子”。

“胡子”产生到形成强大的猖獗势力，始于明末清初关东富庶的黑土地开禁，中原人的闯进，列强的入侵。特别是日俄战争后，这里变成殖民地，关东人被置于铁蹄践踏、官府压榨、恶人强食的水深火热之中，

于是人们便揭竿而起，啸聚山林、落草为寇成为“胡子”，辮子中人员成分囊括了关东社会各阶层人物。至于“胡子”产生、发展、消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好，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罢，我写的这本纯粹“胡子”故事不回答这些问题，文学描写的“胡子”有它的缺陷，艺术的真实难免与实际事件有出入，但我力争把“胡子”写得像“胡子”。

土匪故事我写了几部，涉及的土匪头子众多，称他们大柜、大当家的、匪梟、匪王……这部书中匪王天南星便是众匪首中的一员，写他们与我少年的一个经历有关：那年荒春的三月，残冬的景象仍在冻僵渐醒的柳枝上逗留，这个季节无疑预示或者加深了我对“胡子”的印象。三江地区西部沟沟壑壑的赵坨子，火药味显然在几十年前就已消散，阴森的匪巢已被沙砾埋没，陡峭的坨壁上垂吊的笊条子周围布满指粗的圆洞，可以断定是三八大盖枪洞穿的弹孔，或许是当年藏匿树丛里的一个胡子被密集的子彈打碎。找到两枚锈蚀发绿的弹壳后，我见到露出沙尘中的一个白光光的骷髅头，当向他投去恐惧一瞥时，一道闪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一颗长长铜子彈头嵌入骷髅的前额。迟疑了许久，我颤抖的手捧起并不洁净的沙尘把骷髅头埋掉……死去的人是谁？这件事一直萦绕我的脑际，答案始终没有找到，匪王天南星之死，肯定不是子彈射入头颅，写他不是为了解答疑问，而是讲述又一个匪王的传奇，他究竟与其土匪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一首土匪歌谣这样唱：

当响马，
快乐多，
骑大马，
抓酒喝，
进屋搂着女人吃饽饽（乳房）。

书中讲述了匪王和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。

——作者

- 第一章 城外遭绑票 / 001
- 第二章 花舌子登门 / 016
- 第三章 女人当铁匠 / 031
- 第四章 匪巢头一夜 / 045
- 第五章 大柜天南星 / 059
- 第六章 输赢赌女儿 / 073
- 第七章 心仪土匪王 / 087
- 第八章 警匪结仇怨 / 101
- 第九章 绑局长舅舅 / 117
- 第十章 熬鹰逼赎票 / 132
- 第十一章 马背上爱情 / 147
- 第十二章 插香入绦子 / 161
- 第十三章 突然遭枪击 / 176
- 第十四章 报号大白梨 / 190
- 第十五章 小铁人示爱 / 206
- 第十六章 打大轮失手 / 221
- 第十七章 临终前托付 / 236
- 第十八章 人皮马灯罩 / 251



第一章 城外遭绑票

一

有人登门保媒总是喜事，祁记铁匠铺掌柜祁二秧子正在做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，在祠堂中给一个人上香，凝望牌位闭目静坐一会儿，而后走到前院去。今天他刚迈出祠堂，徒弟山炮儿迎面过来，说：“师傅，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徐大明白。”山炮儿说。

铁匠铺掌柜祁二秧子熟识徐大明白，全三江县城亮子里的人都熟悉此人，他算不上有头有脸，但也算得个人物。早年他是名箩匠，本地人称揲箩匠——扎菟子、扎簸箕、制笼屉等物件的生意人，挑着担子，手摇响板（用皮条依次串联起来铁片的响板），走村串户，很是辛苦的活计。现如今摇身一变，他成为一名“媒婆”，职业做起保媒拉纤。专为大户、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家保媒。徐大明白登门，祁二秧子首先想到保媒上面去。他还是问徒弟：“没说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只说要见掌柜。”山炮儿说。

“唔，人呢？”

“在前院，西屋。”

祁记铁匠炉两趟房子，前院临街正房东三间是铁匠炉，后院是祁家的生活区，掌柜的家人和佣人住处。铁匠炉打铁一共两个伙计，还有两个学艺的徒弟，不要报酬的。掌钳的为主锤是师傅祁二秧子，打大锤的副锤为徒弟郝大碗和山炮儿，细致分工山炮儿主要拉风匣，忙时也打大锤。学艺两个人干杂活儿，打大锤。

祁记铁匠炉四间正房，打铁操作间面临大街，面积足有四十多平方

米，靠北墙中间砌一个近三米高，上尖下方的炉台，泥垒的烟筒直通房外。一米多高的圆拱形的炉膛，旁边安装风匣，吹风生火烧铁。操作台十分简单，一个大木墩上架着大铁砧子^①，木墩子是一搂粗（环抱）柞木的根部，用它做底座相当结实牢固。

临街正房西头有一间屋子做洽谈业务室，掌柜经常在这里接待客人，有烟有茶摆在四仙桌子上，茶具较简单，一个南泥沏壶，几只同壶颜色相同的碗。烟具稍微讲究些，由筐箩——装烟的器具，柳条、草编的，葫芦瓢、木头疙瘩镢的、动物卵子皮植成的——烟袋组成，烟袋为三个部分，即烟嘴、烟袋杆、烟锅，穷富贵贱身份在烟嘴上显露出来，区分在材质上，金的、银的、玛瑙、玉石、琉璃、木头（铁力木、水曲柳、楸木、色木）；烟锅有金、银、紫铜、黄铜、铝、锡、铁、泥（黄泥、狼尿泥）；烟袋杆，黄花梨，乌木……铁匠铺掌柜祁二秧子预备招待客的烟具是木头疙瘩镢的烟筐箩，烟袋是紫铜锅，乌木杆，琉璃嘴。

身穿绿袍头戴花，
漫山遍野都是家。
又好嗅来又好吃，
来人去客少不了它。

关东民间这条谜语说的是烟，它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歌谣：关东山，三大怪：养活孩子吊起来，窗户纸糊在外，十七八姑娘叼个大烟袋。

“徐先生，抽袋烟。”祁二秧子装上一袋烟递上。

“抽着。”徐大明明白接过烟袋，并没急于抽，民俗规矩，第一口烟不是随便先抽，长辈面前不能先抽第一口，祁二秧子虽不是长辈，年龄比徐大明明白长得多，加之虚假礼貌，他要等铁匠铺掌柜操起烟袋自己再抽。

^① 砧子是铸铁墩，四方形的，顶部是圆形，砧子中间一边有两个平面铁耳；另一边有个牛角尖式的粗橛子，顶部的边角上有个四方眼，可以拿弯或安插不同的造型工具。

“你抽吧，我嗓子发紧，不抽了。”祁二秧子寻个理由，没抽烟。

媒人属于通晓乡俗之人，绰号徐大明白，意思是什么都明白。妈妈令儿（老规矩）自然懂，时刻漂白箩匠的粗陋，重塑形象。他点着烟抽一口，说：“祁掌柜，我来说亲。”

“辛苦你。”祁二秧子说，既是对媒人的感谢，又是表明同意人家给保媒的意思。

“成了一门亲，多活十年。”徐大明白自从当起媒人便发明了这句他篡改，说生造的名言也成，男方家说女方家说，时间长了大家认同他的说法，“令爱今年贵庚？”

“一十七。”

“祁掌柜，信着我了吧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亮子里谁不知道你徐先生……”打铁的祁二秧子嘴虽说不上是铁嘴，但职业的千锤百炼也算能说会道，“闺女婚姻大事全交给你啦，你看着合适就行。”

“我受人之托，来提亲。”徐大明白说，媒人多是受人之请，也叫托人保媒。此次也是如此，他说，“陶局长，想娶姨太……”

祁二秧子一愣，而后道：“陶奎元？”

“陶家……”徐大明白三寸不烂之舌，虽然不强于百万雄师，说媒还是绰绰有余，死人说活，天花乱坠不成问题，“祁掌柜顾虑姨太吧？细想这有什么，进了陶家的门同是陶家的人，还不是一个锅里吃饭，正房偏房大小也就是不当吃喝的名分而已……关键是，丈夫心不偏啥都解（决）了不是。”

“是，那是。”

“这事儿考虑一下，”徐大明白掌握火候，该退抓紧离去，说合不是强扭瓜，甜苦切莫论，媒人一手托两家，必须是两家都满意才能往下进行。看出来铁匠铺掌柜犹豫，不太热心，看来需要几次登门，要不然怎么能说明媒人磨破嘴皮跑细腿的职业特征呢！他说：“祁掌柜，过两天我再来你听的信儿。”

铁匠铺掌柜祁二秧子在徐大明白走后抓起烟袋，装上一锅蛤蟆腿（一种烈性烟叶）点着，抽烟有助于他的思考。女儿小顶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媒人登门保媒很正常，至于相不相当，能否成则是另一码事，总是件好事。按道理他乐呵才是，可是就是乐不起来，原因是提亲的男方太不可心。三江县警察局陶奎元局长年过四十，已有两房太太，再娶是三姨太。一个铁匠的女儿嫁给有权有势的警察局长，当时的社会看没什么不合适的，甚至铁匠家庭还巴不得呢！可是，祁二秧子心里像被人塞进一把草，扎巴拉沙（扎心的感觉）的。说说原因，祁二秧子对陶奎元了解，认为他花。三江人形容贪恋女色，或对女性品头论足等行为的人称花。也说花花、花屎蛋、花豆包，等等。看陶奎元娶的前两房女人——正房是唱戏的，二房据说是从奉天领回来的从良妓女——足可以表明他的人品。铁匠觉得将女嫁给陶家无疑推她进火坑。换个人，祁二秧子当场回绝，这个陶奎元求婚者不可轻易拒绝，铁匠铺属于个体经营户，归警察管，警局设有经济股，要想安稳地经营，警察不能得罪，尤其是警察局长更是不能得罪，打进步还没机会呢！

唉！祁二秧子愁云密布，心这杆秤不太好称出分量，一头是得罪不起的警察局长，一头是骨肉亲情的女儿，孰重孰轻他一时难以掂量出来。这不是一块铁，他搭一眼便知它的成色，用它做什么。

“师傅，”大徒弟郝大碗进来，他有时称掌柜有时称师傅，多数时称师傅，说，“今天开炉吗？”

“大碗你怎么在家，没跟她们去？”祁二秧子惊讶道。

“小姐不准我跟着去。”郝大碗说。

今天阴历五月初三，铁匠铺掌柜决定停炉两天，一来检修炉子，从正月十六开炉没住下，师徒都很累，二来好好过端午节。五月初六再点火开炉打铁。

“爹，我去西草甸子。”小顶子说。

“干啥去？”

“采韭菜。”小顶子听说西草甸子今年黄花开得特多，野韭菜也厚（多）。谚语说：五六月臭韭菜。春天韭菜头茬鲜嫩最好吃，夏天各种蔬菜上市，韭菜成了六月臭。说明此季节韭菜是等下之物，谁稀罕它？长在草甸子上的野韭菜才是鲜嫩的头茬，加之味道浓于家种植韭菜，深受欢迎。

“这时候韭菜有啥吃头哟。”祁二秧子婉转阻拦说。

“采韭菜，随便抓几只蛤蟆。”

“后天初五，今天才初三。”祁二秧子说。

三江地区风俗，在端午节太阳未出来时捉蛤蟆，口中塞墨挂在房檐子下晒干，用它治疗疙瘩疖子（疮疖），癞蛤蟆为最佳。

“初五那天抓蛤蟆的人太多，不好抓。”

小顶子说出提前两天抓蛤蟆的理由，主要是去西草甸子的借口。当爹的看出她要出去玩一玩。去西草甸子不同于去上街，走出铁匠炉院子，上街人未走出县城亮子里，基本安全。出城到西草甸子则不同了，那里人们称为西大荒，青草没棵的，遇到胡子怎么办？

有钱怕绑、出门怕抢、在家怕偷。人们处在恐惧不安的年代。铁匠炉掌柜这样担心不奇怪。祁二秧子极力劝阻女儿外出，城里怎么玩怎么疯都行，出城令他心不安，说：“我怕你遇到胡子。”

“爹，咱家不是有钱人，不用担心胡子绑票。”小顶子说，胡子绑票一般两个目的，图财、报仇。铁匠抡大锤卖苦力能与什么人结仇？钱，铁匠铺能有多少钱，小闷头（有小财不露）都谈不上。贼不走空，胡子不绑无钱财之人，“放心吧爹，红杏陪我去。”

红杏是小顶子的贴身丫鬟，伺候起居还可以，遇到凶险她能做什么？祁二秧子说：“遇到胡子，她顶啥？”

女儿不认同父亲极端的假设，哪儿那么巧就遇到胡子。即使遇到了，也未必就遭绑票。胡子绑票经过周密计划、踩点、确定目标才动手。不是见谁就绑谁，绑富不绑穷，还要绑有钱人家的重要人物。譬如掌柜的、当家的、独生子、老闺女……祁铁匠的女儿不符合绑架的目标，祁二秧子不属于有钱人家，因此大可不必担心遭绑票。

“爹，我们不往远走。”

祁二秧子在劝不住女儿的情况下，仍然忧心她的安全，便将徒弟郝大碗叫到一边，叮嘱道：“明个她们去西草甸子，你偷偷跟着，保护她们。”

“小姐……她要生气的。”郝大碗说。

“生啥气？”

“她不愿谁跟着，特别是我。”郝大碗说。曾经有过受掌柜差遣去保护小姐，遭到轰赶，心有余悸。

“这次你必须去……”祁二秧子撂下脸道。

“是，掌柜，我去。”郝大碗说。

相处得跟家人没什么差别的两个徒弟，郝大碗二十岁山炮儿十八岁，祁二秧子对郝大碗特别看中，是否含有选做女婿的意思不得而知。师傅看中徒弟，得益的是徒弟，能多学到一些手艺。师傅更是掌柜，指派自己去暗中保护小姐，就一定遵命。

“眼下西大荒不太平，出城后你跟紧点儿。”祁二秧子叮嘱道。

“我明白，师傅。”郝大碗说。

郝大碗，这是他的绰号。碗是装东西的，主要是饭菜。送他此外号并非因为他食量大。要是能吃，可叫干巴撑，半拉肚子……他使用大碗喝酒，两大海碗不醉，才获得绰号。

“大碗，差不多就催她们回来，别在甸子上逛荡工夫太大。”祁二秧子说，“早点儿来家，喔，对了，她们明天起早出去。”

“哎。”郝大碗答应着。

三

“小姐，不等太阳出来？”红杏问。

“赶紧走，别磨蹭。”小顶子心急，恨不得一下飞到西大荒，见到青草见到花，“带上吃的，晌午赶不回来，饿了垫补一口。”

“饽饽带啦。”红杏说。

侍奉小姐的红杏机灵、嘴甜、做事细致周到，深得主人喜欢。她平素为爱吃零食的小姐预备饽饽——萨琪玛，以冰糖、奶油和白面为之，

形如糯米糕，用灰木烘炉烤熟，遂成方块，甜腻可食——出门时带上。

“到米香村去买。”小顶子强调说，“别家的饽饽我不吃。”

红杏顽皮道：“小姐嘴真刁，谁家饽饽还不一样呀！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”

“咋个不一样？”

亮子里经营满洲饽饽四五家，小顶子偏偏爱吃米香村的是有原因的。满洲饽饽萨琪玛，满语意为狗奶子奶糖蘸，做法为用鸡蛋、油脂和面，细切后油炸，再用饴糖、蜂蜜搅拌沁透，故曰糖蘸。狗奶较珍贵，不易获得。聪明的面点师用白狼山一种野生浆果（以形似狗奶子得名）作萨琪玛的果料。据说清入关以后，葡萄干、山楂糕、青梅、瓜子仁等果料取代狗奶子。三江县城里只米香村一家使用植物马奶子，他家饽饽因此正宗好吃。

“米香村的。”红杏扬下左手的篮子，右手也提只篮，准备采到韭菜用它装，筐里还有一只铁罐，预备装蛤蟆的。

“红杏，你不怕蛤蟆？”

“小姐不怕我就不怕。”

因爹是铁匠炉的掌柜，自己才被尊为小姐。她生来没那么娇气，长辈不娇惯自己，也不自娇。所吃零食，也属于满族糕点中普通的一种，好吃的如奶皮饼、干菜月饼、蜂蜜蛋糕、桃酥、黄酥月饼等，她却没让红杏去买。有时她跑去铁匠炉看打铁，一看半天。后来，对马产生兴趣，经常有人牵马来钉掌……野生动物獾子、貂她敢碰，何况小小的蛤蟆。

“蛤蟆一身癞，你……”

“怕啥，我敢吃你信不信？”

“天哪！”红杏惊诧道。小姐敢弄蛤蟆她相信，吃癞蛤蟆？一想癞蛤蟆的模样她就作呕，“我干啥！”

“嗯，你心脏。”小顶子说。

心脏，意为听不得别人说脏东西，你一说她就要呕吐，包括见到脏东西就受不了。

她们走出城门才见到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，路旁的蒿草上挂满露水

珠。红杏说：“小姐，消消露水再走吧。”

小顶子哈腰挽起裤腿，说：“走！红杏。”

开始未发现跟在身后的郝大碗，采韭菜需要到草棵里去，她们甩开大路直奔甸子，尽管裤子挽到膝盖以上，但草太深裤子还是湿了大半截。红杏最先发现有人跟踪，说：“小姐，有人跟着我们。”

“乍惊！”小顶子责备道。

“不是，一晃有人……”

小顶子四周望。问：“人在哪儿？一定看花眼了。”

红杏说她确实看到有人影一闪，然后钻入草丛。小顶子不但沉着镇静，还新生一计，她说：“猫起来，要是有人肯定过来找我们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红杏赞同道。

她们俩藏起来很容易，蹲下身便可，于是藏起来。

郝大碗突然跟丢目标，顿然紧张起来，真怕再也找不到她们，不出什么事还好，出了意外，掌柜的还不得扒了自己的皮。上次，大约是三年前，小顶子同红杏出城去撸榆树钱，掌柜的让跟她们去。记得她们俩不知什么原因不愿自己跟着，撵几次不见效，红杏说起一首歌谣：

跟我走，
背花篓。
跟我学，
长白毛。
白毛老，
吃青草。
青草青，
长大疔。
大疔大，
穿白褂。
白褂白，
今天死了明天埋。

今天不用担心红杏用歌谣骂自己，大家都长大了。小姐直接赶走自己，不用采取孩子方法……近处的草没见深，盖不过她们，怎么……又是忽然，她们从草丛中站起。小顶子审问道：“大碗，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”

“掌柜的叫我……”

“你回去吧，我们不用你。”小顶子果然撵他道。

“这，掌柜的……”

红杏口气大起来，说：“跟小姐强嘴，麻溜向后转，回去！”

“回吧，大碗。”小顶子态度和蔼道。

郝大碗不敢正眼看小姐，近距离看小姐神情紧张，显然来自心理，隐藏的东西虫子一样止不住爬出来。他背地对小姐想入非非过，有几年时间了，怕师傅更怕小姐，梦想的东西目前只是一只虫子，缺乏硬壳的软体虫子，也爬不多远……

“大碗，你回去吧。”小顶子说。

“哎！”郝大碗像只被猎鹰追赶的兔子，没有任何思维的纸兔子被风吹回城里。

四

“你真有心啊！”师傅责备道。

郝大碗委屈地说：“小姐不准我跟着她们。”

祁二秧子了解女儿小顶子的脾气，任秧长大（缺乏修剪），她说不准跟着郝大碗不敢跟着。回来就回来吧，再返回草甸子已没什么意义，说：“炉膛有块砖活动了，和泥抹抹。”

“嗯哪。”

“山炮儿，”祁二秧子指使另一个徒弟，“去街上买葫芦，要一个大的挂铺子门前。”

三江地区把端午当一个重要节日过。受到满族过端午节的影响，目的为了祈福禳灾。与天帝派人下凡体察民情的古老传说有关，五月初五家家插上艾蒿，瘟神无法降瘟灾。商家的生意提前给古镇亮子里增添了

节日气氛，卖葫芦、香荷包、桃木斧、五彩线……民谣云：粽子香，香厨房。艾叶香，香满堂。桃枝插在大门上，出门一望麦儿黄。这儿端阳，那儿端阳，处处都端阳。铁匠徒弟山炮儿觉得眼睛不够用，色彩缤纷的端午节日用品满街流动，他沉浸在喜气热流之中，忽然有人声音急切地叫他：“山炮儿！山炮儿！”

山炮儿转身见是红杏，她的脸色苍白，问：“怎么了，红杏？”

“出、出事啦！”红杏口吃起来，平素她的嘴像是一把剪刀，嚓！嚓！很少打奔，“小姐出事……”眼泪先掉下一串，而后说，“给胡子绑票了。”

“啊！绑票？”

“胡子绑走小姐……”

“赶快回家，告诉掌柜的去！”山炮儿拉起她就跑，一口气跑回祁家铁匠炉。

“啥？绑票？红杏你慢慢说。”祁二秧子努力镇静下来，细问道。

“我和小姐……”红杏讲述被绑票经过。

水草甸子野韭菜很多，不大工夫采了半筐。小顶子说：“够啦，韭菜采多了也吃不了。”

“嗯哪！”红杏停下手，指甲都被韭菜汁染绿，她说，“韭菜味儿真浓，比家韭菜有味儿。”

小顶子觉得累了，选择一块草稀、裸露初白碱土的地方坐下。她说：“红杏，哪儿有蛤蟆？”

红杏目光朝天空瞟，她在寻找水鸟，有水鸟盘旋的地方才有水，有水的地方才有青蛙，这是简单的常识。视野中的天空有一只苍鹰盘旋和两只旋于云端的百灵鸟歌唱。她说：“近处没有，小姐。”

“哪儿有呢？”

“要走好远，到清河边儿上找。”红杏说。

小顶子走出铁匠炉的院子机会不多，接触植物极其有限。如此近距离地和蒿草在一起，让她感到不是身置其中而是融入其中，成为了一棵植物。她说：“红杏，山炮儿对你有那个意思。”

“才没有那个。”红杏羞涩道。

“还没那个？我可是看见过山炮儿给你买糖葫芦。”

“真的没那个意思，小姐。”

“你十六岁了吧，该那个啦。”

“小姐十七都没那个，我十六就那个……”

三江民间有不便公开表述的事情，比如性、婚事，回避文化相应产生，因此就有了两个女孩有关婚事的回避，那个特指看中、心仪、恋爱这些东西。

小顶子没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，快嘴的红杏马上要问自己，郝大碗爱慕自己可没山炮儿那样含蓄，不是送糖葫芦。一次酒后，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儿哭了。问他哭什么，最后也没说。能够感觉到他爱上自己。只是，对父亲的得意徒弟，一块铁似的摆在那儿没感觉。她没去想，铁放到焦炭中烧，然后再捶打，可能是一件物品，但不是郎君。

“小姐，郝……”

“走，抓蛤蟆去！”小顶子打断她的话，先前说山炮儿用“那个”来回避，说到郝大碗光回避不行。要做到一字不提，起身去抓蛤蟆是最好因由，“红杏，我俩去河边。”

大约走出三四里地，方向朝南，离白狼山越来越近。目的很快达到，那条横穿三江大地的大河清河马上出现，青蛙很多。可是，危险悄然靠近她们却丝毫未察觉。

“嚯，河水真大。”红杏惊呼道。

清河正值汛期，充沛的雨水从草原流过来，尚有著名的牐牛河、鲶鱼河支流会聚，水流汹涌澎湃。青蛙不在激流中，在河汊、水塘中。清河沿岸多得是水塘水坑，抓到蛙类易如反掌。

“我逮到一只。”红杏炫耀她的战利品。

“哦，拿过来我看看！”

红杏走过来，青蛙还在她手里挣扎，她说：“一只大花鞋^①！”

① 青蛙土名。还有绿豆冠、三道杠、老青、天老爷小舅子，等等。